

# 論陶觥及所記史事

李學勤

2012年9月中旬，出於偶然機會，看到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銅觥，有較長銘文，作器者名陶，仔細觀察，殊有研究價值，隨手寫有筆記。近讀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6輯朱鳳瀚先生《新見商金文考釋（二篇）》<sup>〔1〕</sup>，已對此器作了深入詳細的討論，並有器形照片和銘文影本、摹本。朱文有好幾點足以糾正我過去的誤解，我的想法或也有可作朱文補充之處，因此將原寫筆記修改，供大家參考商榷。

陶觥是一件製作精細的素觥，其形制、裝飾均類似容庚先生《商周彝器通考》679觥，特別是其流部較短，不太向前伸出。觥通體呈淡青色銹，高28釐米，長30.9釐米，保存狀況良好。觥蓋前端為有“瓶形”角的龍首，角的內側有小橫突起。龍耳外伸，右耳舊已折損。鑿的上部飾披角的牛首，鑿身佈以鱗紋，下方有垂珥。低圈足，足上有兩道弦紋，足內器的外底沒有網格狀綫紋。

觥係蓋器對銘，銘文有4行39字，在商代銘文中算不得最長，但如以蓋器合計，就多達78字了。下面試依器銘行款寫定，然後略加解釋：

癸亥，小臣賁易（錫）百工，王乍（作）

冊毌友、小夫麗，易（錫）圭一、

璧一、章（璋）五，冏（陶）用乍（作）上且（祖）癸

璋彝。隹（惟）王曰：“嗣”，才（在）九月。或。

“癸亥……在九月”，是商代常見的紀時格式，即九月癸亥日，卜辭銘文都有，不煩舉例。

“小臣”在商代卜辭銘文中意即臣下的臣，是相對於君王的稱呼。其實身份或

---

〔1〕朱鳳瀚：《新見商金文考釋（二篇）》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6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。

高或低,“有的地位很高,僅次於王”〔1〕,觥銘中的這個“小臣晡”正是這樣。其人名“晡”,字從“且”從“甫”,在古文字中首見。

“百”字沒有上端一橫,是比較原始的寫法。“百工”一詞,見《尚書·堯典》等篇,即指朝中百官。小臣晡有資格賞賜百官,可見他當時有特殊尊貴的地位。

“作冊”,大家瞭解是史官,“毆”是該人的名字。他在銘文中特標為“王作冊”,係表明他是王的史官,並非小臣晡私家的臣屬。“友”在此意思是同僚,“王作冊友”相當於《尚書·酒誥》的“太史友、內史友”,毛公鼎的“大(太)史寮(僚)”。“小夫”,詞見《商君書·境內篇》及雲夢睡虎地秦簡《日書》,〔2〕指身份較低的屬員。“麗”讀為“果”,意思是侍,習見於商末周初銘文。〔3〕“王作冊毆友、小夫麗”,是說王朝史官毆和他的僚屬都到場服事。小臣晡賞賜百官,有史官服務,說明這是商王朝一次盛典,非比尋常。

毆及他的僚屬參預這次活動,也得到賞賜,計有圭、璧、璋等禮玉共七件。

“冏”即“陶”字,〔4〕為觥的器主之名。看上下文,他應該是作冊毆同僚中的重要成員,因而分享到小臣晡的賞賜,作這件觥祭祀先人“上祖癸”,以為紀念。

“上祖癸”是器主陶先人世系中第一位祖癸,故而加區別字“上”,例如殷墟卜辭有“上甲”、“上乙”等稱謂。在青銅器銘文裏,用“上”作區別字前所未見。

“惟王曰嗣”,記於銘文末尾,也是商代至周初的習慣文例。“曰”字寫成“口”形,省去一筆,裘錫圭先生曾有詳論。〔5〕

“嗣”義為嗣位。前王逝世,新王宣告嗣位,故云“惟王曰嗣”。由這一句,可知觥銘所記的是繼嗣王位的典禮。

《尚書》中的《顧命》(或分為《顧命》、《康王之誥》)記述周成王病卒,康王嗣位的典禮,是由大臣召公來主持的,“時周公已歿,召公最為元老重臣,故治喪及命新王,皆由召公主之。”〔6〕殷周禮制相因,觥銘小臣晡的身份應與之相類。

值得注意的是《顧命》記載中史官在行禮間有重要作用,即:“太史秉書,由賓階濟,御王冊命,曰:‘皇后憑玉几,道揚末命,命汝嗣,臨君周邦,率循大卞,燮和天下,用答揚

〔1〕趙誠:《甲骨文簡明詞典》第59頁,中華書局1988年。

〔2〕《雲夢睡虎地秦墓》編寫組:《雲夢睡虎地秦墓》,圖版一一六,732,文物出版社1981年。西周早期小夫卣銘文“小夫”則係人名,見《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》1099。

〔3〕楊樹達:《積微居金文說》第145頁,中華書局1997年。

〔4〕容庚:《金文編》第942頁,中華書局1985年。

〔5〕裘錫圭:《關於殷墟卜辭中的所謂“廿祀”和“廿司”》,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一卷,第467—472頁,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。參看李學勤:《談寢斲方鼎所謂“惟王廿祀”》,《中國歷史文物》2003年第6期。新出版的《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》210:“王曰祀舊,其舊其邁又(侑),王受又(有祐)”,“曰”字也作“口”形。

〔6〕屈萬里:《尚書集釋》第234頁,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。

文武之光訓。’”從這裏，我們也可以推想觥銘裏的作冊毳及其僚屬在典禮中的角色。

瞭解了陶觥銘文所記是商王嗣位的典禮，考慮觥的形制屬於商末，其銘文的風格也指示這一點，那麼典禮內新嗣位的商王最可能是帝辛（紂）。

這裏還需要討論觥銘最後的“或”字。此字綴於銘尾，應係器主陶的族氏，但寫法不像常見族氏那樣美術化。“或”這一族氏見於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對商周之際的方鼎（《殷周金文集成》2133、2134），其銘文云：

作父癸  
罍彝。或。

沒有器主之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方鼎的“或”字形狀和陶觥的非常相似。

《集成》9095 是一件西周早期的爵，其銘文是：

呂仲僕作毓子  
寶罍彝。或。

器主大約是當時在姜姓呂國的該族氏之人。“毓子”可讀為《尚書·舜典》的“冑子”。

《集成》5430 是也在上海博物館的繁卣，時代為西周中期前段，有較長銘文，其最後是：

……用作文考辛公  
寶罍彝，其萬年寶。或。

“或”字寫得與同銘各字樣子並沒有什麼區別。

從上述各例，我們知道，陶觥器主所屬的“或”這一族氏，直到西周中期依然存在。大家了解，西周中期以下，在銘文中標出族氏的風氣已經幾乎消失，“或”這一事例已可說是特別晚的了。

需要附帶說明的是，殷墟卜辭黃組裏的“王曰：‘司’”和觥銘的“惟王曰：‘嗣’”恐怕不是一回事，因為那些卜辭有九月癸未、九月癸巳，<sup>〔1〕</sup>這與觥銘的九月癸亥無法兼容，除非加一個閏月。

2013 年 2 月 12 日初稿

2015 年 5 月 31 日修改

（李學勤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；出土  
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教授）

〔1〕 裘錫圭：《關於殷墟卜辭中的所謂“甘祀”和“甘司”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一卷，第 467—472 頁。